

星期文库

“八水绕长安”系列之七

浐水清清映晚霞

侯美玲

浐河是灞河的最大一级支流,发源于秦岭北麓的蓝田县西南秦岭北坡汤峪镇,出汤峪口后呈西北流向进入长安区,流经雁塔区、未央区,在西安城郊灞桥区注入灞河,全长63.5公里,主要支流有库峪河、汤峪河、岱峪河、荆峪河。

据史料记载,隋代时期,长安城因生活垃圾和污水污染地下水,导致井水发苦,隋文帝将都城迁到汉长安城东南10公里的龙首原上,并修建龙首渠,又名浐水渠,引浐河水到长安,解决城内的饮水和农田灌溉问题。

浐水和灞水因为同在长安的东边,因此经常被人拿来比较。西晋潘岳在《西征赋》对浐河和灞河的水做了对比:“南有玄灞素浐,汤井温谷;北有清渭浊泾,兰池周曲。”这里是说浐河水清且浅,灞河水深且广。因为水色素白,浐河有了别名“素浐”。唐朝时,浐河悠悠,水波粼粼,诗人王维见此情景写下“商山原上碧,浐水林端素”。现如今,站在浐河与灞河交汇处观看,能清晰地感觉到两条河的颜色、深浅有明显的不同,很容易区分开来。

浐河、灞河的由来有一个美好的神话传说。相传浐河和灞河同样源自终南山,两条河起初没有交汇,各自流向远方。有一年,灞河之神的儿子霸公子遇见了贫穷牧羊人的女儿产姑娘,两人相识相爱。但灞河之神反对这段感情,利用法术将产姑娘变为清水,又将霸公子锁在家中。霸公子逃离了父亲的控制,变成一股清水前去寻找产姑娘,两股水在长安城北合流,形成了浐河和灞河。在神话传说的影响下,也由于灞河和浐河同在西安东边,人们将两条河合称为“灞浐”。

唐朝时期,灞浐一度成为长安的代称。诗人贾岛在《冬月长安雨中见终南雪》一诗中写道:“今朝灞浐雁,何夕潇湘月。”白居易在《长乐亭留别》中写有,“灞浐风烟函谷路,曾经几度别长安。”

传说唐太宗李世民东征大胜归来,在浐河东岸看到洪水泛滥,无法过河,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,他的御马载着主人腾空而起,稳稳地飞跃浐河,安全落到浐河西岸,百姓将西岸御马落地的地方叫作马腾空,又将当年文武大臣等候圣驾的地方叫作等驾坡。等驾坡街道如今位于西安市雁塔区,东隔浐河与灞桥区相望。

蓝田县汤峪镇塘子街的汤峪温泉是浐河流域最有名的温泉。自唐朝起就有人来汤峪泡温泉,唐玄宗李隆基赐名大兴汤院,并修建汤池五所,取名玉女、融雪、连珠、漱玉、濯缨。

AI时代,天津人用纸质书“慢”下来

刘悦蕾

当数字洪流席卷生活的每个角落,天津的街巷间却悄然生出另一种声音——那是书页翻动的沙沙声,是墨香氤氲的静谧感。随着《天津市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深入实施,阅读已化作一场无声的城市行动,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滋养着市民的精神世界。通过“书香天津”品牌引领与常态化活动协同,天津已构筑起全民阅读立体矩阵。2025年,“海河书香节暨京津冀全民阅读推广周”举办各类活动1000余场;“书香天津·读书月”联动全市,推出示范活动、图书展销、青少年读书节、农民读书节、海河名家讲堂、阅读推广天津交流会等1万余场。

这种阅读热不仅体现在数据上,更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——当数字时代的信息获取已快到“无需等待”,AI进化到“比你更懂你”时,越来越多的人却重拾纸质书籍:咖啡馆的角落藏着摊开的厚本著作,年轻人在网红书店打卡后不忘捎回几册,去客厅化的装修风格里留出了一面墙的书架……当人们被信息洪流裹挟而陷入焦虑时,纸质阅读早已超越单纯的“怀旧选择”,成为一种对抗浮躁、缓解压力、重塑独立思考能力的生存智慧。它为我们留出沉淀思绪的时空,让思维逻辑得以重新梳理,使新旧知识完成深度链接,最终实现情感与心灵的共振。

慢下来的质感,是电子屏幕给不

了的记忆锚点。电子媒介的阅读便捷性毋庸置疑,却少了纸质书报独有的“感官仪式感”。指尖划过纸面的温润触感,翻页时发出的清脆声响,油墨似有若无的淡淡微香,随手折下的页角、空白处写下的批注,甚至纸张泛黄的痕迹,都是阅读过程中不可复制的印记。这些具象化的体验,如同记忆的锚点,将文字与当下的情绪、思考牢牢锁定。当再次翻开书时,看到曾经画下的横线、写下的感想、留下的疑问,彼时的阅读情景便会瞬间重现。通过算法,我们或许能快速掌握一本书的核心观点,却错过了隐匿于某页的精彩片段,失去了逐页翻阅的自由遐想,缺少了静心品读的情感共鸣。AI的“快”与纸质书的“慢”,看似是技术与传统的对立,是电脑与人脑的博弈,实则折射出现代人对深度认知的回归。

AI的核心逻辑是“投其所好”,根据阅读记录推送相似内容,使人如温水煮青蛙般陷入“算法茧房”,看到的都是“想要的内容”,听到的都是“认同的观点”,眼界逐渐收窄,思维慢慢僵化。书籍内容的“不确定性”恰恰打破了这种桎梏,帮我们跳出被算法框定的围城。翻开一本纸质书,我们可能被扉页的引言吸引,可能偶然看到页边的注释,可能顺着附录的引用找到另一本感兴趣的著作。这种“不期而遇”的阅读体验,是AI无法模拟的。这种激发好奇心、跳出舒适区的阅读过程,正是打破思维固化、拓展认知视野的关键。在AI试图“简化”一切的时代,纸质阅读保留了思考的复杂性与开放性。

纸质阅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逃离数字喧嚣、舒缓压力的庇护所。捧起一本纸质书,意味着暂时告别电子干扰,给自己一个专注的空间,静下心来与自己对话。没有算法的“算计”,没

有信息的“轰炸”,只有文字与心灵的交流。专注的阅读体验,能让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,就像在浮躁的世界里开辟了一片净土,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。这种精神层面的慰藉,是AI阅读无法替代的,它不是对技术的排斥,而是对自我的关照,是在快节奏时代里给自己保留一份从容与安宁。

当然,推崇纸质阅读,并非否定AI价值,两者不是对立关系,而是互补共生。AI可以快速检索书籍内容、梳理逻辑框架,为纸质阅读提供便利;也可以在纸质阅读后,通过AI拓展相关知识,进行归纳总结。技术的意义在于为人所用,而非被其操控。不必神化纸质书,也不必贬低AI,关键在于平衡两者的关系——将AI当做思维的辅助,解决“效率”问题,用纸质阅读弥补“深度”不足。AI时代,我们应拥有各取所长和为我所用的智慧,让技术与传统皆能发挥优势,让阅读真正服务于自我成长。

AI虽然改变了获取信息的方式,却无法替代纸质阅读的核心价值。纸质阅读不是怀旧,而是对深度思考的坚守;不是落后,而是对抗异化的智慧。真正的阅读,从来不是信息的快速堆砌,而是心灵与文字的深度对话。AI可以帮我们读懂一本书,却无法帮我们读透一颗心。这,正是纸质阅读作为精神锚点在AI时代不可取代的意义。

当春天再度到来,不由想起《四时读书乐·春》中的句子——“蹉跎莫遣韶光老,人生唯有读书好。读书之乐何如?绿满窗前草不除”。我市“十五五”规划当中即有“加强‘书香天津’建设”的内容,初春时节,打卡繁花盛开的津城美景之时,何妨带上一本好书,在花香之中品味书香,在赏景之余观照本心。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
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
投稿邮箱:jwbfbk@163.com

长大与成长

凌小雅

长大是一种自然现象。

长大只是长在时间身上,完全人畜公平。成长则不然,成长脚步长在心里。成长是个浑身长满触角的神奇存在,每一个触角都在为我们汲取养分,滋补着、修正着、壮大着我们。

一直成长的人,从小里说,可以衰老却不会颓废,往大里讲,屡屡受挫却不会绝望,他们永远看得见人性的深处。他们积极进取却淡然面对,他们满心热爱又远离物质,他们有个无比强大又异常温暖的灵魂空间,那里永远艳阳高照,供其疗伤、自愈。

细想,或许从始至终,我们期待的从来不是长大,而是成长。因为长大是一种必然,成长则需要自身的努力。



田园小景
吕献峰 绘画
唐云来 题诗

二月春来早,
田家丽日迟。
西畴耕事紧,
垅上乘农时。

诗画寻楼